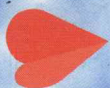


Toutes ces choses qu'on ne s'est pas dites
Marc Lévy



那些
我们没谈过的事

「法」马克·莱维 著 林晨洁 译

Toutes ces choses qu'on ne s'est pas dites

Marc Lévy

那些
我们没谈过的

[法] 马克·莱维 著 林晨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我们没谈过的事 / (法) 莱维(Lévy, M.) 著;

林晨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327-5751-0

I. ①那… II. ①莱…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8110 号

Marc Levy

Toutes ces choses qu'on ne s'est pas dites

Toutes ces choses qu'on ne s'est pas dites © 2008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usanna Lea Associat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262 号

那些我们没谈过的事

[法] 马克·莱维 / 著 林晨洁 / 译

特约策划 / 袁筱一 责任编辑 / 黄雅琴 装帧设计 / 韩捷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751-0/I·3399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57602918

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式，一种是生活不存在奇迹，另一种则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奇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献给波琳娜和路易

序

马克·莱维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思辨与晦涩之外，法国也有符合“浪漫”这一指称的作家。浪漫到只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见钟情之后可以放下所有准则和界限的那一类古典爱情故事，而与简单的浪漫相配的，是跌宕的情节，推动情节发展的对话（同样很古典）和若干属于现代想象域的因素：穿越或者阴阳两界，偶尔也会有诸如东柏林墙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政治因素。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文学的作用原本可以很简单，就是给人以极为简单的愉悦，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让我们在已经变得极度疯狂的生活节奏之外，能够会心地笑一笑，或者痛快地流流眼泪，为一个自己也不相信能够存在的，似乎已经远古到属于史前社会的故事。这类故事是没有负担的，因为它不会戳到我们的痛处，不会把我们逼到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它带给我们类似“乡愁”的东西，让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放下了只有人类才有的思辨——我们谓之为人文根本的东西——简单的世界也可以很幸福。文字（不完全是文学）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力让世界变得复杂起来呢？并且，复杂起来的我们并没有能力解决各种早就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拥有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能力。

马克·莱维是法国图书畅销榜上的常客。从《假如这是真的》开

始，不过经历了十来年小说创作的马克·莱维论起印数，可能真的不亚于“纯文学”领域的大师们。关键是，《假如这是真的》还没有出版就已经被大名鼎鼎的斯皮尔伯格买下。2005年，被斯皮尔伯格搬上银幕，更名为《宛如天堂》的这部片子也和《假如这是真的》一样业绩不俗。这倒是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地方，因为马克·莱维的作品原本就很适合好莱坞。

马克·莱维也的确可能精通市场，知道读者是“上帝”的道理：在成为作家之前，他创立过两个公司，想必也经历过商战之类勾心斗角的故事。或许是渴望更为美好的关系——哪怕不得实现吧——抑或是受到了编剧兼导演的姐姐的鼓励，于是操刀写起了爱情故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是法国图书排行榜之首，而且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其命运仍然和好莱坞大片一般。

因而这四十多种语言中没有理由不包括中文。中国人对法国文化一向有莫名的亲近，而况这一回看到的马克·莱维又让中国人想象之中的“法式浪漫”有了名副其实的着落。最浪漫的，最纯粹的爱情不就是像《假如这是真的》中的阿瑟那样，爱的只是一颗灵魂吗？难道，我们从来没有暗自期许过，所谓的缘分，就是遇到了世界唯一的，能够见到你灵魂的，与你灵魂进行交流的人？难道，我们从来没有暗自期许过，我们的爱情能够像《七日永恒》里那样，让善恶两元之间的分界在瞬间化为乌有？或者像《下一次》里那样，穿越了时间和空间，让我们相信，那个令我怦然心动的男子/女子只能用“前世约定”这几个字来解释？

我想起自己在年轻时候读过的席慕容的诗句：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当然，爱情是广义的，也包括少年时代的情谊，或是感人至深的父爱，就像《自由的孩子》和《那些我们没谈过的事》。为了结一段兄弟之情或父女之缘，我们也在佛（或者是上帝）前求了不下五百年的时间。人世间，我们总是有那么多多的误会，但好在有爱，马克·莱维说，各种形式之下的爱情，这是我们在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许，为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人类在佛前求了五亿年吧。

马克·莱维的最大好处就在这里：他不是研究的最好对象，却是阅读的最好选择之一。西方国家能够保证阅读的有利条件是在上班或是商务旅行的那段寂寞而黯淡的时光，因而有所谓的“车站小说”。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读完一个故事，给自己一点勇气，好投入没有一丝乐趣的朝九晚五。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莱维不失为一个好的陪伴，地铁上，或是高速火车上。如果没有读完，他也会让人产生在归途中继续的欲望，因为他的文字亲切，因为他为读者安排了一个又一个不需要借助 iPad 也能够感受到的高潮场面（毕竟斯皮尔伯格不会买下他所有作品的改编权），因为他的笔下没有仇恨，只有爱。我很乐于想见这样的场景：在上班的途中，读到上帝和撒旦派出各自的使者 PK；而在下班的途中，得到了上帝和撒旦握手言和的好消息。虽然早晚的差别如同北约轰炸伊拉克一样荒诞，但毕竟比北约轰炸伊拉克

有趣得多，也感人得多。

而况马克·莱维很合潮流。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也能够读到“穿越”，读到所有高科技的产物。潮流与对“古典时代爱情”的“乡愁”的完美结合让我们相信，马克·莱维应该也会讨中国读者的喜欢，一种毫无负担的喜欢。在这个网络时代，千真万确，距离不再是问题，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而马克·莱维的故事，无论是发生在旧金山，还是俄罗斯，我们一定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袁筱一

2011年6月

“怎么样，你觉得这身可以吗？”

“转过来，让我看看。”

“斯坦利，你从头到脚盯了我半个小时了，老站在这台上，我快受不了了。”

“我把下摆再改短点。把你这么漂亮的一双腿给遮住了，太可惜了！”

“斯坦利！”

“亲爱的，你想不想听我的意见？再转过来，我看看正面。嗯，我想得没错，低胸和露背的高度一样，没什么不同。要是衣服的一面弄脏了，你反过来穿就行了……反正前面背面都一样！”

“斯坦利！”

“买打折的结婚礼服，这主意真让我生气。为什么不干脆在网上买？你要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你啊。”

“不好意思，凭我电脑绘图员赚的这点钱，我买不起更好的礼服。”

“是画家，我的公主啊！天哪，我实在受不了这些二十一世纪的词汇。”

“斯坦利，我是在电脑上画图，不是用彩色笔！”

“我最好的朋友描绘出最动人的人物，管他电脑不电脑，你是画家，不是电脑绘图员。你真是什么事都要争论！”

“下摆要改短，还是就这样？”

“改短五厘米！还要把肩膀改一下，腰身收紧一点。”

“好吧，我明白了，你恨这套礼服。”

“我可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么想的。”

“我给你出点钱，我们去安娜·梅耶礼服店吧。求你了，就听我这一次吧！”

“一万美元买一套礼服？你疯啦！而且也不是你负担得起的，斯坦利，这只不过是婚礼。”

“这可是你的婚礼啊！”

“我知道。”朱莉亚叹了一口气。

“像你父亲这么有钱的人，他完全可以……”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是我在等红灯时，看到他坐车从第五大道开过来……那是六个月前的事情。好了，别再提了！”

朱莉亚耸了耸肩膀，然后走下台去。斯坦利伸手拉住她，把她搂在怀里。

“亲爱的，这世界上所有的礼服穿在你身上都漂亮极了，我只是希望你的新娘礼服完美无缺。为什么不叫你未来的丈夫送你一套呢？”

“因为亚当的父母已经负担了婚礼的费用。如果能避免他的家人说亚当娶了个小可怜，我心里会觉得好受些。”

斯坦利脚步轻快地穿过店铺，走向橱窗旁的一个挂衣架。售货员们正手肘搁在柜台上，聊得正欢，根本没注意到他。他从衣架上拿下

一套白缎紧身礼服，转身往回走。

“试试这一件，什么都别说！”

“斯坦利，这是三十六号的，我不可能穿得进去！”

“我刚说什么来着！”

朱莉亚翻了个白眼，然后向斯坦利指着的试衣间走去。

几分钟后，试衣间的帘子猛然打开，和之前关上时一样迅速。

“总算找到一件配得上我们朱莉亚的像样的新娘礼服了，”斯坦利激动地喊着，“马上站到台上去。”

“你有没有升降机把我升上去？因为，你看，我膝盖要是弯一下……”

“你穿这套真是太美了！”

“我只要吃一小块点心，这衣服就会绷开。”

“结婚那天新郎新娘不吃东西的！只要胸部这里再放低一点，你看上去就像个女王了！这店里怎么找不到一个售货员，真不可思议！”

“该急的应该是我，不是你！”

“我不是急，我是吓坏了，再过四天就是婚礼了，居然是我拖着你来买新娘礼服！”

“最近几天我都忙着工作呢！今天的事千万别和亚当说，一个月来我都向他保证所有的事都准备好了。”

沙发椅把手上正好放着一个别针插垫，斯坦利伸手拿起来，然后蹲在朱莉亚的脚前。

“你丈夫不知道他运气有多好，瞧你多迷人。”

“别再讥笑亚当了。你到底不喜欢他哪一点？”

“他像你父亲……”

“胡说。亚当和他完全不像，而且他还讨厌他。”

“亚当讨厌你父亲？那我给他加一分。”

“不，是我父亲讨厌亚当。”

“你父亲总是讨厌所有接近你的生物。如果你养一条狗，他肯定会咬它一口。”

“没错，如果我有一条狗，它肯定会咬我父亲一口。”朱莉亚笑着说。

“我是说你父亲会咬那条狗！”

斯坦利站起身，向后退了几步，仔细打量自己的劳动成果。他点了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还要怎么样啊？”朱莉亚问道。

“这套礼服真是太完美了，不，应该说是你太完美了。我把腰部再调整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带我去吃午饭了。”

“去你喜欢的餐厅吃饭，我的斯坦利！”

“太阳这么大，一流的露天餐厅才适合我，条件是不要晒到太阳。你不要这样动来动去，让我把衣服弄好……几乎是完美无缺。”

“为什么是几乎？”

“亲爱的，这是件打折的衣服！”

一名售货员走过来，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忙。斯坦利摆摆手，让她回去。

“你觉得他会来吗？”

“谁？”朱莉亚问。

“当然是你父亲，傻瓜！”

“别再跟我提起他了。我跟你说过，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他的消息了。”

“不会因为这个他就……”

“他不会来的！”

“那你有没有告诉过他你的近况？”

“很久以前我就不再向我父亲的私人秘书报告我的生活状况了，因为爸爸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开会，没时间和他女儿说话。”

“你把结婚请帖寄给他了吗？”

“你还没弄好吗？”

“差不多了！你们就像一对老夫妻，他是嫉妒。所有的父亲都会嫉妒！他会慢慢看开的。”

“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你替他说话。不过，就算我们是一对老夫妻，也是一对离婚多年的老夫妻。”

这时，朱莉亚的皮包中传来《我会活下去》¹的歌声。斯坦利看着她，询问她的意思。

“你要接电话吗？”

“一定是亚当打来的，要么是工作室……”

“别动，否则你会毁了我的劳动成果，我给你拿手机。”

斯坦利把手伸进朱莉亚的皮包，拿出手机，然后交给她。葛罗莉亚·盖罗的歌声突然停止。

“晚了一步！”朱莉亚一边叹气，一边查看刚打来的电话号码。

“是谁呢？亚当还是工作室？”

1 | 美国黑人女歌手葛罗莉亚·盖罗在1979年的名曲。

“都不是。”朱莉亚皱着眉头回答。

斯坦利盯着她看。

“我们在玩猜谜游戏吗？”

“是我父亲的办公室打来的。”

“那你再打回去啊！”

“当然不打！让他自己打给我。”

“他刚才不就打给你了吗？”

“刚才打过来的是他秘书，那是他的电话号码。”

“从你寄出结婚请帖开始，你就一直在等他的电话，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再过四天就是你的婚礼了，要试着让自己的情绪少激动些。难道你想嘴唇上长个大水泡，脖子上长个吓人的疹子吗？好啦，快打回去。”

“打回去听华莱士跟我解释，说我的父亲非常抱歉，他必须去国外出差，实在没办法取消几个月前就定好的行程？要不然就是，不巧那天刚好有件极其重要的事务要处理，或者又是什么其他理由？”

“也可能是，他很高兴来参加女儿的婚礼，而且希望能知道，到时候是不是安排他坐在主桌的位置，尽管父女之间有些误会。”

“我父亲才不在乎坐不坐主桌呢。他要是来了，只要衣帽间的女服务生年轻貌美，他宁愿坐在衣帽间旁边！”

“朱莉亚，别老是恨他，快给他打电话吧。要是你坚持这么做，那结婚那天你会一直盼着他来，而无法享受婚礼的美好时刻。”

“这样的话，我会忘了不能吃小点心的事，否则我一吃，你替我挑选的新娘礼服就会爆开！”

“你说得很对，亲爱的！”斯坦利轻吹着口哨，向商店的门口走

去，“哪天你心情好一点，我们再一起吃饭。”

朱莉亚急着下台，差点摔了一跤，然后向斯坦利跑去，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这一次，轮到她把斯坦利搂在怀里。

“对不起，斯坦利，我不该这么说，我很抱歉。”

“是因为你父亲，还是因为那件我没选好也没改好的礼服？我和你说，你从台上蹦下来，还在这个破地方乱跑，结果连衣服的一根缝线都没撑破！”

“你选的礼服很完美，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你，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走到礼堂前面。”

斯坦利看着朱莉亚，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丝帕，为她擦去双眼的泪水。

“你真的要一个我这样的同性恋男人陪你进教堂吗？还是说，你最新冒出来的诡计是要我扮演你的混蛋老爸？”

“别得意了，你的皱纹还没多到可以冒充爸爸的辈分。”

“傻瓜，我是在夸你，把你说得太年轻了点。”

“斯坦利，我要你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我丈夫身边！除了你还有谁呢？”

他笑了笑，伸手指向朱莉亚的手机，然后用一种温柔的语调说：

“给你父亲打个电话！我去教育一下那个笨蛋售货员，她好像不知道客人都长什么样，叫她后天必须把礼服准备好，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现在就打电话吧，朱莉亚，我快饿死啦！”

斯坦利转身向柜台走去。走到一半时，他用余光瞄了一眼他的朋友，看到她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打了电话。他趁机偷偷拿出支票簿，把礼服的钱、修改费用，以及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完工的额外费用全部

付清。他把支票放在口袋里，转身向朱莉亚走去。她刚把电话挂断。

“怎么样？”斯坦利着急地问，“他来不来？”

朱莉亚摇摇头。

“这一次他用什么借口解释他不能来？”

朱莉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眼紧紧盯着斯坦利。

“他死了！”

两个好朋友彼此看着对方许久，沉默不语。

“这一次，我必须说，这个理由无懈可击！”斯坦利低声说。

“斯坦利，你真是个笨蛋！”

“真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难过。”

“我什么痛苦的感觉都没有，斯坦利，我的胸口连一丁点痛都没有，眼泪一滴都流不下来。”

“慢慢会有的，别担心，你只是还无法接受。”

“不，我很清醒。”

“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亚当？”

“不，现在不行，晚点再打。”

斯坦利看着他的朋友，神色焦虑。

“你不告诉你未来的丈夫你父亲刚刚去世的消息吗？”

“他昨晚死的，在巴黎。飞机会把他的遗体运回来，葬礼在四天后举行。”朱莉亚轻声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斯坦利扳着手指在算时间。

“就是这个星期六？”他瞪大了眼睛。

“就是我婚礼的同一天，星期六下午……”朱莉亚呢喃着说道。